

標點宋人平話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目錄

上

.....	第一(原本缺)	.....	一
行程遇猴行者處第二	.....	.....	一
入大梵天王宮第三	.....	.....	三
入香山寺第四	.....	.....	八
過獅子林及樹人國第五	.....	.....	十二
過長坑大蛇嶺處第六	.....	.....	十六

中

入九龍池處第七	.....	.....	一
.....	第八(原本缺前段)	.....	三
入鬼子母國處第九	.....	.....	五

經過女人國處第十	九
入王母池之處第十一	十五
入沉香國處第十二	二十
入波羅國處第十三	二十一

下

入優鉢羅國處第十四	一
入竺國度海之處第十五	二
轉至香林寺受心經本第十六	八
到陝西王長者妻殺兒處第十七	十一
•	
•	
•	
王國維跋	一
羅振玉跋	五

## 例言

一、本書爲現存宋人小說四種之一。

一、本書以上虞羅振玉景印日本三浦將軍所藏宋槧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爲原本。

一、本書原本，間有錯字及省筆字，今版一概不改，以全原書真面。

一、本書原本，極爲模糊，今於辨認不清之處，由校者體會前後文義，權爲補出者，於其旁加「號表」之；原本脫略不全者，用……號表之。

一、校者學識淺陋，本書標點，錯誤之處，在所不免；如承讀者詳爲指正，不勝感盼！

黎烈文謹識  
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一日

#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上

## 第一

### 行程遇猴行者處第二

僧行六人，當日起行。法師語曰：「今往西天，程途萬萬，各人謹慎。」小師應諾。行經一國已來，偶於一日午時，見一白衣秀才從正東而來，便揖和尚，「萬福萬福！」和尚今往何處？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經否？「法

師合掌曰：「貧僧奉勅，爲東土衆生未有佛教，是取經也。」秀才曰：「和尚生前兩迴去取經，中路遭難；此迴若去，千死萬死。」法師云：「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不是別人，我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我今來助和尚取經。此去百萬程途，經過三十六國，多有禍難之處。」法師應曰：「果得如此，三世有緣。東土衆生，獲大利益。」當便改呼爲猴行者。僧行七人，次日同行，左右伏事。猴行者乃留詩

曰：

百萬程途向那邊，  
今來佐助大師前。  
一心祝願逢真教，  
同往西天雞足山。

三藏法師詩答曰：

此日前生有宿緣，  
今朝果遇大明賢。  
前途若到妖魔處，  
望顯神通鎮佛前。

入大梵天王宮第三

法師行程湯水之次，問猴行者曰：「汝年幾歲？」行者

答曰：「九度見黃河清。」法師不覺失笑，大生怪疑。遂曰：「汝年尙少，何得妄語？」行者曰：「我年紀小，歷過世代萬千，知得法師前生兩迴去西天取經，途中遇害。法師曾知兩迴死處無？」師曰：「不知。」行者曰：「和尚蓋緣當日佛法未全，道緣未滿，致見如此。」法師曰：「汝若是九度見黃河清，曾知天上地府事否？」行者答曰：「何有不知。」法師問曰：「天上今日有甚事？」行者曰：「今日北方毗沙門大梵天王水晶宮設齋。」法師



曰：「借汝威光，同往赴齋否？」行者教令僧行閉目；行者作法，良久之間，纔始開眼，僧行七人，都在北方大梵天王宮了。且見香花千座，齋果萬種，鼓樂嘹唳，木魚高掛；五百羅漢，眉垂口伴，都會宮中諸佛演法。偶然一陣凡人氣，大梵天王問曰：「今日因何有凡人俗氣？」尊者答曰：「今日下界大唐國內有僧玄奘僧行七人赴水晶齋，是致有俗人氣。」當時天王與羅漢曰：「此人三生出世，佛教俱全。」便請下界

法師玄奘陞座講經，請上水晶座，法師上之不得。羅漢曰：「凡俗肉身上之不得，請上沉香座。」上便得。羅漢問曰：「今日謝師入宮，師善講經否？」玄奘曰：「是經講得，无經不講。」羅漢曰：「會講法華經？」玄奘：「此是小事。」當時五百尊者、大梵王、一千餘人，咸集聽經。玄奘一氣講說，如瓶注水，大開玄妙。衆皆稱讚不可思議。齋罷辭行，羅漢曰：「師曾兩迴往西天取經，爲佛法未全，常被深沙神作孽，損害性命。今日

幸赴此宮，可近前告知天王，乞示佛法前去，……得多難。法師與猴行者，近前咨告請法。天王賜得「隱形帽」一事，「金銀錫杖」一條，「鉢盂」一隻，三件齊全。領訖，法師告謝已了；回頭問猴行者曰：「如何下得人間？」行者曰：「未言下地；法師且更咨問天王，前程有魔難處，如何救用？」法師再近前告問。天王曰：「有難之處，遙指天宮大叫天王一聲，當有救用。」法師領指，遂乃拜辭猴行者與師同辭五百羅漢，合會真



人。是時尊者一時送出，咸願法師取經早迴。尊者合掌頌曰：

水晶齋罷早迴還，展臂從風去不難。  
要識弟兄生五百，昔曾行脚到人間。

法師詩曰：

東土衆生少佛因，一心迎請不遑巡。  
天宮授賜三般法，前路摧魔作善珍。

入香山寺第四

迤邐登程，遇一座山，名號香山，是千手千眼菩薩之地。——又是文殊菩薩修行之所。舉頭見一寺額，號「香山之寺」。法師與猴行者不免進上寺門歇息。見門下左右金剛，精神猛烈，氣象生狞，古貌楞層，威風凜冽。法師一見，遍體汗流，寒毛卓豎。猴行者曰：「請我師入寺內巡賞一迴。」遂與行者同入殿內。寺中都无一人；只見古殿巍峩，芳草連綿，清風颯颯。法師思惟：此中得恁寂寞！猴行者知師意思，

乃云：「我師莫訝西路寥寂。此中別是一天；前去路途盡是虎狼蛇兔之處，逢人不語，萬種恓惶。此去人烟都是邪法。」法師聞語，冷笑低頭，看遍周回，相邀便出。前行百里，猴行者曰：「我師前去地名蛇子國。且見大蛇小蛇，交雜無數，攘亂紛紛。大蛇頭高丈，小蛇頭高八尺，怒眼如燈，張牙如劍，氣吐火光。法師一見，退步驚惶。猴行者曰：「我師不用驚惶。國名蛇子，有此衆蛇，大小差殊。且緣皆有佛性，



逢人不傷，見人不害。法師曰：「若然如此，皆賴小師  
威力。」進步前行。大小蛇兒見法師七人前來，其蛇  
盡皆避路，閉目低頭。人過一無所傷。又行四十餘  
里，盡是蛇鄉。猴行者曰：「我師明日又過獅子林及  
樹人國。」法師曰：「未言別事，且得平安過了！」七人停  
息一時，汗流如雨。法師乃留詩曰：

行過蛇鄉數十里，  
清朝寂寞號香山。  
前程更有多魔難，  
只爲衆生覓佛緣。

過獅子林及樹人國第五

早起，七人約行十里，猴行者啟我師，前去卽是獅子林。說由未了，便到獅子林。只見麒麟迅速，獅子崢嶸，擺尾搖頭，出林迎接，口銜香花，皆來供養。法師合掌向前；獅子舉頭送出；五十餘里，盡是麒麟。次行有到荒野之所，法師回謝獅王迎送。猴行者曰：「我師前去又是樹人國。」入到國中，盡是千年枯樹，萬載石頭；松柏如龍，頑石似虎。又見山中有一

村寺，並無僧行；只見林鷄似鳳，山犬如龍；門外有兩道金橋，橋下盡是金線水。又覩紅日西斜，都無旅店。猴行者曰：「但請前行，自然不用憂慮。」又行五十里，有一小屋，七人遂止宿于此。取早起來，七人嗟嘆：「夜來此處甚是蹊蹺！」遂令行者前去買菜做飯。主人曰：「此中人會妖法，宜早迴來。」法師由尙未信。小行者去買菜，一午不迴，法師曰：「煩惱我心！小行者出去買菜，一午不見迴來，莫是被此中人



妖法定也？猴行者曰：「待我自去尋看如何？」法師曰：「甚好！甚好！」猴行者一去數里借問，見有一人家，魚舟繫樹，門掛蓑衣。然小行者被他作法，變作一個驢兒，吊在庭前；見猴行者來，非常叫喚。猴行者便問主人：「我小行者買菜從何去也？」主人曰：「今早有小行者到此，被我變作驢兒，見在此中。」猴行者當下怒發，却將主人家新婦，——年方二八，美貌過人，行動輕盈，西施難比。——被猴行者作法，化此

新婦作一束青草，放在驢子口伴。主人曰：「我新婦何處去也？」猴行者曰：「驢子口邊青草一束，便是你家新婦。」主人曰：「然！你也會邪法！我將爲無人會使此法。今告師兄，放還我家新婦。」猴行者曰：「你且放還我小行者。」主人喫水一口，驢子便成行者。猴行者喫水一口，青草化成新婦。猴行者曰：「我卽今有僧行七人，從此經過，不得妄有妖法。如敢故使妖術，須教你一門剗草除根。」主人近前拜謝：「豈敢有

違戰戰兢兢，乃成詩謝曰：

行者今朝到此時，偶將妖法變驢兒。  
從今拱手阿羅漢，免使家門禍及之。

猴行者乃留詩云：

莫將妖法亂施呈，我見黃河九度清。  
相次我師經此過，好將誠意至祇迎。

過長坑大蛇嶺處第六

行次至火類坳白虎精，前去遇一大坑，四門陡黑，

雷聲喊喊，進步不得。法師當把「金鑲杖」遙指天宮，大叫：「天王救難！」忽然杖上起五里毫光，射破長坑，須臾便過。次入大蛇嶺，目見大蛇如龍，亦无傷人之性。又火類坳坳下下望，見坳上有一具枯骨，長四十餘里。法師問猴行者曰：「山頭白色枯骨一具如雪？」<sup>?!</sup>猴行者曰：「此是明皇太子換骨之處。」法師聞語，合掌頂禮而行。又忽遇一道野火達天，大生煙焰，行去不得。遂將「鉢盂」一照，叫天王一聲，當下火

滅，七人便過此坳。欲：一半，猴行者曰：「我師曾知此嶺有白虎精否？」常作妖魅妖怪，以至喫人。師曰：「不知。」良久只見嶺後雲愁霧慘，雨細交霏；雲霧之中，有一白衣婦人，身掛白羅衣，腰繫白裙，手把白牡丹花一朶，面似白蓮，十指如玉。覩此妖姿，遂生疑悟。猴行者曰：「我師不用前去，定是妖精。待我向。前問他姓字。」猴行者一見，高聲便喝：「汝是何方妖怪，甚處精靈？」久爲妖魅，何不速歸洞府？若是妖精，

急便隱藏形跡；若是人間閨閣，立便通姓道名。更若躊躇不言，杵滅微塵粉碎！白衣婦人見行者語言正惡，徐步向前，微微含笑，問師僧一行，往之何處？猴行者曰：「不要問我行途，只爲東土衆生，想汝是火類，切頭白虎精，必定是也！」婦人聞言，張口大叫一聲，忽然面皮裂皺，露爪張牙，擺尾搖頭，身長丈五。定醒之中，滿山都是白虎……猴行者將「金鑽杖」變作一个夜叉，頭點天，脚踏地，手把降魔杵，身



如藍靛青，髮似硃沙，口吐百丈火光。當時白虎精  
哮吼近前相敵，被猴行者戰退。半時，遂問虎精甘  
伏未伏？虎精曰：「未伏！」猴行者曰：「汝若未伏，看你肚  
中有一個老獼猴！」虎精聞說，當下未伏。一叫獼猴，  
獼猴在白虎精肚內應。遂教虎開口，吐出一個獼  
猴，頓在面前，身長丈二，兩眼火光。白虎精又云：「我  
未伏！」猴行者曰：「汝肚內更有一個！」再令開口，又吐  
出一個，頓在面前。白虎精又曰：「未伏！」猴行者曰：「你

肚中无千无万个老獼猴，今日吐至來日，今月吐  
至來月，今年吐至來年，今生吐至來生，也不盡。白  
虎精聞語，心生忿怒，被猴行者化一團大石，在肚  
內漸漸會大。教虎精吐出，開口吐之不得；只見肚  
皮裂破，七孔流血。喝起夜叉，渾門大殺，虎精大小，  
粉骨塵碎，絕滅除蹤。僧行收法，歇息一時，欲進前  
程，乃留詩曰：

火類物頭白虎精，  
渾羣除滅永安寧。

此時行者神通顯，  
保全僧行過大坑。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上終

#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

## 入九龍池處第七

行次前過九龍池。猴行者曰：「我師看此是九條虺頭鼉龍，常會作孽，損人性命。我師不用怱怱。」忽見波瀾渺渺，白浪茫茫，千里烏江，萬重黑浪；只見虺龍哮吼，火鬣毫光，喊動前來。被猴行者「隱形帽」化作遮天陣；鉢盂盛却萬里之水；金鐙錫杖化作一條鐵龍。无日无夜，二邊相鬪。被猴行者騎定虺龍，

要抽背脊筋一條，與我法師結條子。九龍咸伏，被抽背脊筋了；更被脊鐵棒八百下。從今日去，善眼相看。若更准前，盡皆除滅。困龍半死，隱迹藏形。猴行者拘得背筋，結條子與法師繫腰。法師才繫，行步如飛，跳迴有難之處。蓋龍脊筋極有神通，變現无窮。三藏後迴東土，其條化上天宮。——今僧家所傳，乃水錦條也。法師德行不可思議，乃成詩曰：

第八

一物否？答曰：「不識。」深沙云：「項下是和尙兩度被我喫你，袋得枯骨在此。」和尙曰：「你最無知。此回若不改過，教你一門滅絕！」深沙合掌謝恩，伏蒙慈照。深沙當時哮吼，教和尙莫敬。只見紅塵隱隱，白雲紛紛，良久，一時三五道火裂，深沙袞袞，雷聲喊喊，遙



望一道金橋，兩邊銀線，盡是深沙神，身長三丈，將  
兩手托定；師行七人，便從金橋上過。過了，深沙神  
合掌相送。法師曰：「謝汝心力！我迴東土，奉答前恩。  
從今去更莫作罪。」兩岸骨肉，合掌頂禮，唱喏連聲。  
深沙前來解吟詩曰：

一墮深沙五百春，  
渾家眷屬受災殃。  
金橋手托從師過，  
乞薦幽神化却身。

法師詩曰：

兩度曾遭汝喫來，更將枯骨問元才。  
而今赦汝殘生去，東土專心次第排。  
猴行者詩曰：

謝汝回心意不偏，金橋銀線步平安。  
回歸東土修功德，薦拔深沙向佛前。

入鬼子母國處第九

登途行數十里，人烟寂寂，旅店稀稀。又過一山，山嶺崔嵬，人行不到，鸚鳥不飛，未知此中是何所在。

行次欲近官道，道中更無人行。又行百里之中，全無人烟店舍。入到國中，見一所荒寺，寺內亦无僧行。又見街市數人，問云：「此是何處？」其人不言不語，更无應對。法師一見如此，轉是恹惶。七人遂乃止宿此中。來日天曉，有錢又無米糴；問人，人又不應。逡巡投一國，入其殿宇，只見三歲孩兒無千無萬。國王一見法師七人，甚是信善，滿國焚香，都來恭敬。王問：「和尚欲往何所？」法師答曰：「爲東土衆生，入

於竺國請取經教。國王聞語，合掌虔誠。遂惠白米一碩、珠珍一斗、金錢二千、綵帛二束，以贈路中食用；又設齋供一筵，極是善美。僧行七人，深謝國王恩念，多感再三。國王曰：「曾識此國否？」法師答：「不識。」國王曰：「此去西天不遠。」法師又問：「臣啟大王，此中人民得恁地性硬，街市往來，叫也不應，又無大人，都是三歲孩兒，何故孩兒無數，却无父母？」國王大笑曰：「和尚向西來，豈不見人說有鬼子母國？」法師

聞語，心如半醉。然我七人，只是對鬼說話。國王曰：「前程安穩，回日祇備茶湯。」法師七人，大生慙愧，臨行乃留詩曰：

誰知國是鬼祖母，正當飢困得齋飧。  
更蒙珠米充盤費，願取經回報答恩。  
鬼子母贈詩云：

稀疎旅店路蹊躓，借問行人不應招。  
西國竺天看便到，身心常抱水清澆。

早起晚眠勤念佛，晨昏禱祝備香燒。  
取經回日須過此，頂敬祇迎住數朝。

經過女人國處第十

僧行前去，沐浴慇懃。店舍稀疎，荒郊止宿。雖有虎狼禽獸，見人全不傷殘。次入一國，都無一人，只見荒屋漏落，園籬破碎。前行漸有數人耕田，布種五穀。法師曰：「此中似有州縣，又少人民，且得見三五農夫之面。」耕夫一見，個個眉開。法師乃成詩曰：



荒州荒縣無人住，僧行朝朝宿野盤。

今日農夫逢見面，師僧方得少開顏。

猴行者詩曰：

休言荒國無人住，荒縣荒州誰去耕？

人力種田師不識，此君住處是西城。

早來此地權耕作，夜宿天宮歇洞庭。

舉步登途休眷戀，免煩東土望回程。

舉步如飛，前遇一溪，洪水茫茫。法師煩惱，猴行者

曰：「但請前行，自有方便。」行者大叫：「天王一聲，溪水斷流，洪浪乾絕。」師行過了，合掌擎拳，此是宿緣，天宮助力。次行又過一荒州，行數十里，憩歇一村。法師曰：「前去都無人煙，不知是何處所？」行者曰：「前去借問，休勞歎息。」又行百里之外，見有一國，人煙濟楚，買賣駢駢。入到國內，見門上一牌云：「女人之國。」僧行遂謁見女王。女王問曰：「和尚因何到此國？」法師答言：「奉唐帝勅命，爲東土衆生往西天取經作。」

大福田。女王合掌，遂設齋供。僧行赴齋，都喫不得。女王曰：「何不喫齋？」僧行起身唱喏曰：「蒙王賜齋，蓋爲砂多，不通喫食。」女王曰：「啟和尚知悉：此國之中，全無五穀。只是東土佛寺人家，及國內設齋之時，出生，盡於地上等處收得，所以砂多。和尚回歸東土之日，望垂方便！」法師起身，乃留詩曰：

女王專意設清齋，蓋爲砂多不納懷。

竺國取經歸到日，教令東土置生臺。

女王見詩，遂詔法師一行入內宮着賞。僧行入內，見香花滿座，七寶層層；兩行盡是女人，年方二八，美貌輕盈，星眼柳眉，朱唇榴齒，桃臉蟬髮，衣服光鮮，語話柔和，世間无此。一見僧行入來，滿面含笑，低眉促黛，近前相揖，起咨和尚，此是女人之國，都无丈夫。今日得覩僧行一來，奉爲此中起造寺院，請師七人，就此住持。且緣合國女人，早起晚來，入寺燒香，聞經聽法，種植善根；又且得見丈夫，夙世

因緣，不知和尚意旨如何？法師曰：「我爲東土衆生，又怎得此中住院？」女王曰：「和尚師兄！豈不聞古人說：『人過一生，不過兩世。』便只住此中，爲我作個國主，也甚好一段風流事。」和尚再三不肯，遂乃辭行。兩伴女人，淚珠流臉，眉黛愁生，乃相謂言：「此去何時再覩丈夫之面？」女王遂取夜明珠五顆、白馬一疋，贈與和尚前去使用。僧行合掌稱謝，乃留詩曰：

願王存善好修持，  
幻化浮生得幾時？

一念凡心如不悟，千生萬劫落阿鼻。  
休嗔綠鬢桃紅臉，莫戀輕盈與翠眉。  
大限到來無處避，骷髏何處問因衣？  
女王與女衆，香花送師行出城，詩曰：

此中別是一家仙，送汝前程往竺天。  
要識女王姓名字，便是文殊及普賢。

入王母池之處第十一

登途行數百里，法師嗟嘆。猴行者曰：「我師且行，前

去五十里地，乃是西王母池。法師曰：「汝曾到否？」行者曰：「我八百歲時，到此中偷桃喫了；至今二萬七千歲，不曾來也。」法師曰：「願今日蟠桃結實，可偷三五個吃。」猴行者曰：「我因八百歲時，偷吃十顆，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鐵棒，配在花果山紫雲洞。至今肋下尙痛，我今定是不敢偷喫也。」法師曰：「此行者亦是大羅神仙，元初說他九度見黃河清，我將謂他妄語；今見他說小年曾來此處。」

偷桃，乃是真言。前去之間，忽見石壁高……萬丈；又見一石盤，濶四五里地；又有兩池，方廣數十里，瀾瀾萬丈，鴉鳥不飛。七人纔坐，正歇之次，舉頭遙望萬丈石壁之中，有數株桃樹，森森聳翠，上接青天，枝葉茂濃，下浸池水。法師曰：「此莫是蟠桃樹？」行者曰：「輕輕小話，不要高聲！此是西王母池。我小年曾此作賊了，至今由怕。」法師曰：「何不去偷一顆？」猴行者曰：「此桃種一根，千年始生，三千年方見一花，萬



年結一子，子萬年始熟。若人喫一顆，享年三千歲。  
師曰：「不怪汝壽高。」猴行者曰：「樹上今有十餘顆，爲地神專在彼處守定，無路可去偷取。」師曰：「你神通廣大，去必無妨。」說由未了，擲下三顆蟠桃入池中。去。師甚敬惶，問：「此落者是何物？」答曰：「師不要敬，此是蟠桃正熟，擲下水中也。」師曰：「可去尋取來喫。」猴行者即將金鑽杖向盤石上敲三下，乃見一個孩兒，面帶青色，爪似鷹鷂，開口露牙，從池中出。行者

問：汝年幾多？孩曰：三千歲。行者曰：我不用你。又敲  
五下，見一孩兒面如滿月，身掛繡纓。行者曰：汝年  
多少？答曰：五千歲。行者曰：不用你。又敲數下，偶然  
一孩兒出來。問曰：你年多少？答曰：七千歲。行者放  
下金環杖，叫取孩兒入手中，問：和尚！你喫否？和尚  
聞語，心敬便走。被行者手中旋數下，孩兒化成一  
枝乳棗。當時吞入口中；後歸東土唐朝，遂吐出於  
西川。——至今此地中生人參是也。空中見有一

人，遂吟詩曰：

花菓山中一子方，小年曾此作場乖。  
而今耳熱空中見，前次偷桃客又來。

入沉香國處第十二

師行前邁，忽見一處，有牌額云：「沉香國。」只見沉香  
樹木，列占萬里，大小數圍，老株高侵雲漢。想我唐  
土，必無此林。乃留詩曰：

國號沉香不養人，高低聳翠列千尋。

前行又到波羅國，專往西天取佛經。

入波羅國處第十三

入到波羅國內，別是一座天宮；美女雍容，人家鬢鬚；小孩兒鬧攘攘，小孩兒寰球嬉嬉；獅子共龍吟，佛崑與虎嘯。見此一國瑞氣，景象異常，乃成讚曰：

波羅別是一仙宮，美女人家景象中。

小孩兒，小孩兒，辛苦西天心自知。東土衆生多感激，三年不見淚雙垂。大明皇，玄裝取經

壯大唐程途百萬窮天日，迎請玄微請法王。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中終

#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下

## 入優鉢羅國處第十四

行次入到優鉢羅國，見藤蘿繞繞，花萼紛紛，萬里之間，都是花木。遂問猴行者曰：「此是何處？」答曰：「是優鉢羅國。滿國瑞氣，盡是優鉢羅樹菩提花。自生此樹，根葉自然，無春無夏，無秋無冬，花枝常旺，花色常香，亦無猛風，更無炎日，雪寒不到，不夜長春。」師曰：「是何无夜？」行者曰：「佛天无四季，紅日不沉西。」

孩童顏不老，人死也無悲。歷年千二百，領長一十圍。有人到此景，百世善緣歸。來時二十歲，歸時歲不知；祖宗數十代，眷屬不追隨。桑田變作海，山岳却成溪。佛天住一日，千日有誰知。我師詣竺國，前路只些兒。行者再吟詩曰：

優鉢羅天瑞氣全，誰知此景近西天。  
殷勤到此求經教，竺國分明只在前。

入竺國度海之處第十五

法師行次，行者啓曰：「我師不知，來時爲昨日，今已過三年，此是西天竺國也；近雞足山，行之三日，見一座城門，門上牌額云：『竺國。』入見街市數臺，怱怱瑞氣；人民馬轎往來紛紛，只見香煙裊裊，花菓重重，百物皆新，世間罕有。次見一寺，寺號『福仙寺』，遂入寺中參見知客，——彼中僧行五千餘人，——次謁主事，又參廚頭。寺內香花搖曳，幡蓋紛紜，佛具齊全，七寶間雜。才撼金鈴一下，卽時齊饌而……



法師問行者曰：「此齋食，全不識此味。」行者曰：「此乃西天佛所供食，百味時新，凡俗之人，豈能識此？」僧行食了，四大豁然。至晚，寺主延請法師，敘問人情，茶湯周匝。遂問法師：「遠奔來此，有何所爲？」法師起曰：「奉唐帝詔勅，爲東土衆生，未有佛教，特奔是國，求請大乘。」時寺僧聞語，冷笑低頭道：「我福仙寺中，數千餘年，經歷萬代，佛法未聞。你道求請佛法，法在何處？佛在何方？你是癡人！」法師問曰：「此中既無

佛法，因何有寺？有僧？僧曰：「此中人周歲教經，法性自通，豈用尋語？」法師白曰：「此中仙景，最是聰明。佛教方所，望垂旨示！」答曰：「佛主雞足山中，此處望見。西上有一座名山，靈異光明，人所不至，鳥不能飛。」法師曰：「如何人不至？」答曰：「此去溪千里；過溪至山五百餘里；溪水番浪，波闌萬重。山頂一門，乃是佛居之所。——山下千餘里方到石壁，始達此門。除是法師會飛，方能到彼。」法師見說，猶悶低頭。乃問

猴行者曰：「此去佛所，山崑萬里，水浪千里，作何計度？」行者曰：「待我來日別作一計。」至天曉，猴行者曰：「此中佛法，亦是自然。我師至誠，爐爇多香，地鋪坐具，面向西竺雞足山禱祝，求請法教。」師一依所言，虔心求請。福仙僧衆盡觀看。法師七人，焚香雞足山禱告，齊聲動哭。——此日感得唐朝皇帝，一國士民，咸思三藏，人人發哀。——天地陡黑，人面不分；一時之間，雷聲喊喊，萬道毫光，只見耳伴……聲

而響；良久，漸漸開光，只坐具上堆一藏經卷。一寺僧徒，盡皆合掌道：「此和尚果有德行！」三藏頂禮點檢經文五千四百八十卷，各各俱足；只无多心經本。法師收拾，七人扶持，牽馬負載，起程回歸，告辭竺國僧衆。合城盡皆送出，祝付法師回程百萬，經涉艱難，善爲攝養，保護玄文，回到唐朝，作大利益，相別之次，各各淚流。七人辭別發途，遂成詩曰：

百萬程途取得經，  
七人扶助卽回程。

却應東土人多幸，  
唐朝明皇萬歲膺。  
建造經函興寺院，  
塑成佛像七餘身。  
深沙幽暗并神衆，  
乘此因緣出業津。  
竺國西天都是佛，  
孩兒周歲便通經。  
此回只少心經本，  
朝對龍顏別具呈。

轉至香林寺受心經本第十六

竺國回程，經十個月至盤律國，地名香林市內止宿。夜至三更，法師忽夢神人告云：來日有人將心

經本相惠，助汝回朝。良久敬覺，遂與猴行者曰：「適來得夢甚異常！」行者云：「依夢說看經。」一時間眼睜耳熱，遙望正面，見祥雲靄靄，瑞氣盈盈；漸覩雲中有一僧人，年約十五，容貌端嚴，手執金鑲杖，袖出多心經，謂法師曰：「授汝心經歸朝，切須護惜。此經上達天宮，下管地府，陰陽草測，慎勿輕傳，薄福衆生，故難承受。」法師頂禮白佛言：「只爲東土衆生，合幸緣滿，何以不傳？」佛在雲中再曰：「此經才開，毫光

閃爍，鬼哭神號，風波自息，日月不光，如何傳度？法師再謝：「銘感！銘感！」佛再告言：「吾是定光佛，今來授汝心經。回到唐朝之時，委囑皇王，令天下急造寺院，廣度僧尼，興崇佛法。今乃四月，授汝心經；七月十五日，法師等七人，時至當返天堂。汝記此言，至十五日，早起浴身，告辭唐帝；午時採蓮舫至，亦有金蓮花坐，五色祥雲，十二人玉音童子，香花幡幢，七寶瓔珞，來時迎汝等七人歸天。天符有限，不得

遲遲。汝且諦聽，深記心懷！法師七人泣泪拜訖。定光佛揭起雲頭，向西而去。僧行七人，牢記于心。舉具裝束，乃成詩曰：

竺國取經回東土，經今十月到香林。  
三生功果當緣滿，密授真言各諦聽。  
定光古佛雲中現，速令裝束忽回程。  
謂言七月十五日，七人僧行返天庭。

到陝西王長者妻殺兒處第十七



回到河中府，有一長者姓王，平生好善，年三十一，先喪一妻，後又娶孟氏。前妻一子，名曰癡那；孟氏又生一子，名曰居那。長者一日思念考妣之恩；又憶前妻之分；廣修功果，以薦亡魂。又與孟氏商議：「我今欲往外國經商，汝且小心爲吾看望癡那。此子幼小失母，未有可知，千萬一同看惜。」遂將財帛分作二分，與你母子在家營謀生計；我將一分外國經商。回來之日，修崇無遮大會，廣布梁緣，薦拔

先亡，作大因果。祝付妻了，擇日而行。妻送出門，再三又祝看望癡那，无令疎失。去經半載，逢遇相知人回，附得家書一封，繫鼓一面，滑石花座，五色繡衣，怨般戲具。孟氏接得書物，拆開看讀，書上只云與癡那收取。再三說看管癡那；更不問着我居那一句！孟氏看書了，便生嗔恨，毀剝封題，打碎戲具；生心便更陷害癡那性命。一日，與女使春柳言說：「我今欲令癡那死却，汝有何計？」春柳答曰：「此是小

事。家中有一鈷鑊，可令癡那入內坐上，將三十斤鐵蓋蓋定，下面燒起猛火燒煮，豈愁不死？孟氏答曰：「甚好！」明日一依如此，令癡那入內坐，被佗蓋定，三日三夜，猛火煮燒。第四日扛開鐵蓋，見癡那從鈷鑊中起身唱喏。孟氏曰：「子何故在此？」癡那曰：「母安我此。一金變化蓮花坐，四伴是冷水池；此中坐臥，甚是安穩。」孟氏與春柳敬惶相謂曰：「急須作計殺却！恐長者回來，癡那報告。」春柳曰：「明日可藏鐵

甲於手，鎖癡那往後園計櫻桃，待佗開口，鐵甲鈎斷舌根，圖得長者歸來，不能說話。明日一依此計，領去園中，鈎斷舌根，血流滿地。次日起來，遂喚一聲癡那，又會言語。孟氏遂問曰：「子何故如此？」癡那曰：「夜半見有一人，稱是甘露王如來，手執藥器，來與我延接舌根。」春柳又謂孟氏曰：「外有一庫，可令他守庫，鎖閉庫中，餓殺。」經一月日，孟氏開庫，見癡那起身唱喏。孟氏曰：「前日女使鎖庫，不知子在

此中。一月日間，那有飯食？癡那曰：「飢渴之時，自有鹿乳從空而來。」春柳曰：「相次前江水發，可令癡那登樓看水，堆放萬丈江波之中；長者回來，只云他自撲向溪中浸死，方免我等之危。」孟氏見江水泛漲，一依所言，令癡那上樓望水，被春柳背後一推，癡那落水。孟氏一見，便云：「此回死了！」方始下樓，忽見門外有青衣走報——長者在路中早見人說癡那落水去了，行行啼哭；才入到門，舉身自

撲。遂乃至孝。擇日解還。無遮法會。廣設大齋。三藏法師從王舍城取經回次。僧行七人。皆赴長者齋筵。法師與猴行者全不喫食。長者問曰。師等今日既到。何不喫齋。法師曰。今日中酒。心內只憶魚羹。其他皆不欲食。長者聞言。无得功果。豈可不從。便令人尋買。法師曰。小魚不喫。須要一百斤大魚。方可充食。僕方尋到漁父舡家。果得買大魚一頭。約重百斤。當時扛回家內。啟白長者。魚已買回。長者

遂問法師作何修治？法師曰：「借刀，我自修事。」長者取刀度與法師。法師咨白齋衆長者：「今日設无得大齋，緣此一頭大魚，作甚罪過？」長者曰：「有甚罪過？」法師曰：「此魚前日吞却長子癡那，見在肚中不死。」衆人聞語，起身圍定。被法師將刀一劈，魚分二段；癡那起來，依前言語。長者抱兒，敬喜倍常；合掌拜謝法師：「今日不得法師到此，父子无相見面。」大衆歡喜。長者謝恩，乃成詩曰：

經商外國近三年，孟氏家中惡意偏。

遂把癡那推下水，大魚吞入腹中全。

却因今日齋中坐，和尚沉吟醉不鮮。

索討大魚親手煮，爺兒再覩信前緣。

法師曰：「此魚歸東土，置僧院，却造木魚，常住齋時，將槌打肚。」又成詩曰：

孟氏生心惡，推兒入水中。

只因无會得，父子再相逢。



衆會共成詩曰：

法師今日好因緣，長者癡那再出天。

孟氏居那无兩樣，從今衣祿一般般。

法師七人，離大演之中，旬日到京。京東路遊變探聞法師取經回程，已次京界，上來奏聞迎接。明皇時當炎暑，遂排大駕，出百里之間，迎接法師七人。相見謝恩。明皇駕車與法師回朝。是時六月末旬也。日日朝中設齋，勅下諸州造寺，奉迎佛法。皇王

收得般若心經，如獲眼精，內外道場，香花迎請。又  
值七月七日，法師奏言：「臣忝陛下：臣在香林受心  
經時，空中有言，臣僧此月十五日午時爲時至，必  
當歸天。」唐帝聞奏，淚滴龍衣。天府有限，不可遲留。  
法師曰：「取經歷盡魔難，只爲東土衆生。所有深沙  
神，蒙佗恩力，且爲還。因寺中追救。」皇王白法師委  
付，可塑於七身佛前護殿。至七月十四日午時五  
刻，法師受職；皇帝宣謝：三年往西天取經一藏回

歸法師三唐受經，封爲三藏法師。十五日午時五刻，天宮降下探蓮舡，定光佛在雲中正果。法師宣公不得遲遲，忽卒辭於皇帝。七人上舡，望正西乘空上仙去也。九龍興霧，十鳳來迎，千鶴萬祥，光明閃爍。皇帝別而報答，再欲大齋一筵，滿座散香，咸憶三藏。皇帝與太子諸官，遊四門哭泣，代代留名，乃成詩曰：

法師今日上天宮，  
足襯蓮花步步通。

滿國福田大利益，免教東土墮塵籠。

太宗後，猴行者爲銅筋鐵骨大聖。

#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下終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下

中瓦子張家印

原书空白

宋槧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日本高山寺舊藏，今在三浦將軍許。闕卷上第一葉，卷中第二三葉。卷末有中瓦子張家印款一行。中瓦子爲宋臨安府街名，倡優劇場之所在也。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九云：杭之瓦舍，內外合計有十七處：如清冷橋、熙春樓下，謂之南瓦子；市南坊北、三元樓前，謂之中瓦子。又卷十五：鋪席門、保佑坊前，張官人經史子文籍鋪，

其次卽爲中瓦子前諸鋪。此云中瓦子張家  
印，蓋卽夢梁錄之張官人經史子文籍鋪。南  
宋臨安書肆，若太廟前尹家、太學前陸家、鞞  
鼓橋陳家，所刊書籍，世多知之；中瓦子張家，  
惟此一見而已。此書與五代平話、京本小說，  
及宣和遺事，體例略同。三卷之書，共分十七  
節，亦後世小說分章回之祖。其稱詩話，非唐、  
宋士夫所謂詩話，以其中有詩有話，故得此

名；其有詞有話者，則謂之詞話。也是園書目有宋人詞話十、六種，宣和遺事其一也。詞話之名，非遵王所能杜撰，必此十六種中，有有題詞話者。此有詩無詞，故名詩話。皆夢梁錄、都城紀勝所謂說話之一種也。書中載元奘取經，皆出猴行者之力，即西游演義所本。又考陶南村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實金人之作，中有唐三藏一本。錄鬼簿載元吳昌齡雜



劇有唐三藏西天取經，其書至國初尙存也。  
是園書目，有吳昌齡西游記四卷；曹棟亭書  
目，有西游記六卷；無名氏傳奇彙考，亦有北  
西游記云。今用北曲，元人作，蓋卽昌齡所撰  
雜劇也。今金人院本、元人雜劇皆佚；而南宋  
人所撰話本尙存，豈非人間希有之祕笈乎？  
聞日本德富蘇峯尙藏一大字本，題大唐三  
藏取經記，不知與小字本異同何如也。乙卯

春，海甯王國維。

宋人平話，傳世最少，舊但有宣和遺事而已，近年若五代平話、京本小說，漸有重刊本；此外仍不多見。此三浦將軍所藏，予借付景印。宋人平話之傳人間者，遂得四種。四庫全書總目雜史類存目平播始末條，言永樂大典有平話一門，所收至夥；皆優人以前代軼事敷衍成文，而口說之。今大典已散佚；庚子拳

匪之亂，翰林院火，大典燼餘，有以糊油箋及包裹食物者；其幸完者，多流入海外。辛亥國變，官寺所著，亦爲人盜竊分散，今一冊不存。平話一門，不知人間尙存殘帙否？念之慨歎！

丙辰九月，上虞羅振玉記。



